# 史記志疑

# 史記志疑卷二十八

梁玉繩

##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

案弟子之數有作七十人者。孟子云七十子。呂氏春秋遇合篇達徒七十人。淮南子泰族及要略訓俱言七十。漢書藝文志序楚元王傳所稱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是已。有作七十二人者。孔子世家文翁禮殿圖後書蔡邕傳鴻都畫像水經注八漢魯峻冢壁象魏書李平傳學堂圖皆七十二人。顏氏家訓誡兵篇所稱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二是已。有作七十七人者。此傳及漢地理志是已。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實七十七人。今本脫顏何止七十六。其數無定。難以臆斷。漢藝文志有孔子徒人圖法二卷。集解載鄭康成孔子弟子目錄。隋

唐志云一卷。此二書久亡。漢書人表既疏略不備。而鴻都像李平圖俱失傳。晉唆石壁僅覩隸續殘碑。文翁圖在顯晦之間。不盡可憑。世儒據以攷弟子者惟史記家語。而古文家語已不得見。今家語并非王肅舊本。則史記又較家語爲確。史公從孔安國受學。親見安國撰集之古文家語。故曰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者近是。但轉相傳寫。未免顛倒訛脫。謹補而辨之如左。雖然。弟子之數。豈止七十七人而巳哉。家語與史記異者。家語有琴牢陳亢。以當史記秦冉公伯僚。又叔仲會傳內有孔璇。又別有惠叔蘭。夫陳亢僞子貢于仲尼。故朱注或曰亢子貢弟子。但康成注論語以爲孔子弟子。西河集有答柴陛升論子貢弟子書辨之甚明。至衛人琴牢字子開一字張。莊子則陽篇又稱子牢。事見論語孟子左傳。趙岐以孟子琴張爲子張

非惠叔蘭與子游善子游使之受學于孔子即檀弓之司寇惠子（宋氏彝尊孔子弟子考以荀子法行篇之南郭惠子即叔蘭誤也）孔琁與叔仲會年相比執筆迭侍孔子此四人為孔子之徒顯有明文矣索隱引文翁圖有蘧伯玉林放（索隱又謂文翁圖有申棖申棠困學紀聞七曰今所傳禮殿圖無申棖蓋索隱之誤也）夫伯玉乃孔子所嚴事不當在弟子列先儒已多言其謬若林放者夫子大其問禮之本與善樊遲問崇德語氣相仝孔子于弟子呼名泰山不如林放指其名而稱之皇侃論語義疏序言放在弟子之數唐宋俱有封爵孔農部闕里文獻考言乾隆己卯泰安崇禮鄉之放城集掘地得古碑字畫磨滅隱隱見林放及唐大和二年數字著放之字曰子邱鎮洋畢尚書沅關中金石記言開寶八年韓從訓蒼頡廟碑在白水其陰列弟子姓名余見碑陰拓本字畫完善分明共

七十四人。亦云放字子邱。其十哲另列居首。與孔氏考合。千年已上之物。尤可憑信也。碑載史記無曹卹任不齊后處公首夏公堅定顏祖鄡單罕父黑榮祈原亢樂欬廉潔十二人。有孟孫申棖琴牢林放陳亢伯玉子產七人。又復出樊遲琴張二人。子產爲孔子嚴事非弟子也。其他異全見後。又碑有孟孫字子嗣一人。必孟懿子何忌。其字子嗣。可以補遺。何忌奉父僖子之命。偕其弟說。說非南宮适也。說見後。竝事孔子。明載左傳論語孔叢。皆有問答。再晉峻石璧殘象與史全者十四人。又有子景伯。卽子服何。有子象。卽縣亶。夫伯僚之愬。叔孫之毀。景伯必以告。當屬弟子。朱氏弟子考引唐劉懷玉孔聖眞宗錄以景伯在七十子之閒。而魯壁別有左子虛襄子孺襄子魚公子虛顏子思騶子字鉞。洪氏疑巫言卽襄駟。亦非。子王字未詳。苟子八人。未知所出。史亦缺焉。論語有闕黨互鄉二童子。孟武伯問仁問孝。往來聖門。疑父子俱師孔子。孟子有

牧皮。與曾晳牢張號爲狂士。孔子之所與者尤不應遺之。禮雜記有孺悲。哀公使學士孺悲學禮于孔子。朱氏考云始雖辭疾終授以禮非拒之門牆外也仲弟後綴輯聚錄門諸悲學士喪禮于孔子要非碌碌者特非入室之賢耳自論語有不見孺悲之事朱子以爲得罪聖人邢昺以爲聖人疾惡遂使孺子蒙鳴鼓之攻義乎貫治州士相見禮疏云孺悲欲見孔子不由紹介故辭以疾始知夫子惡其不循禮非不屑之教誨也先孺之論厚誣賢者已文選四十四注引論語撰考識曰孺悲欲見鄉黨篇義實殆本此射義有公罔之裘序點。鄭注序又作徐從孔子射矍相之圃。家語載子路曰。由與二三子之爲司馬何如。則其爲弟子無疑。商前注公罔之裘孔子弟子左邱明受經孔子。漢晉以來諸儒均以爲孔子弟子。詳朱氏考史孔子世家有顏濁鄒。呂覽尊師及淮南氾論有顏涿聚。竝受業孔子。濁鄒即衛讎由與涿聚是二人說見世家中又氾論訓季襄立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高誘注季襄魯人孔子弟子。或謂即公晳哀季次恐非季次乃齊人也晏子春秋外篇

有孔子門人盆成适。稱爲孝子順弟。盆成适依盧學士校晏子春秋據宋本館引上覽所引改。今本盆爲适宗。朱氏考不知其誤。遂以合孟子書中盆成括爲一人。誤矣。而孔鮑譜畢作盆成臣。恐以形近致誤。又云其父爲孔子門人亦異。又有孔子之徒鞠語。明于禮樂。審于服喪。莊子德充符有常季。郭注孔子弟子。朱氏考謂樂記賓牟賈在弟子之列。又謂文翁禮殿圖有廉瑀。陶宏景眞誥言壹公施存齊人孔子弟子三千之數。朱氏引章樵書品爲蔡王紀瑤製麒麟書之申姓名缺失一人。事本近誕。又安知非弟子中之姓申者乎。似不足據。墨子非儒下篇以陽貨佛肸爲孔子弟子。孔鮒詰墨已辨其妄。皇侃論語義疏序稱謂陽貨在弟子之數。謬矣。凡茲羣賢。未必盡在三千之數。若以此陳亢琴牢牧皮林放仲孫何忌仲孫說孟武伯孺子服何孺悲左邱明公罔之裘序點賓牟賈顏濁鄒顏涿聚盆成适鞠語季襄惠叔蘭常季孔璇閼蒙互鄉二童子廉瑀左子虞裏子孺裴子魚公子虞駟子言顏子思至子荀子三十二人。增入七十七弟子。通計一百

九人。乃所傳異詞。既無定數。而唐宋封爵頗多漏舛。唐封八十三人。較史多蘧瑗申棖琴牢琴張白水碑二琴亦重出林放陳亢。通考曰。弟子贍典。見禮樂志及會要。並七十七。姓名與史記合。獨通典增入蘧瑗六人。宋從祀止去琴牢。封八十二人。古史益以琴牢陳亢爲七十九人。詎可爲典要哉。今因考七十七弟子而附紀其不著錄者以備參證云。

於衞蘧伯玉

附案經史問答四曰。伯玉年齒固有可疑者。獻公之出。當襄公十四年。又八年孔子始生。伯玉必名德已重。然後孫甯恩引以共事。蓋最少亦三十矣。歷襄昭定至哀公元年。當作二年孔子至衞主于其家。上距孫甯逐君之歲六十有六年。當作六十七伯玉當在九齡已外。而史魚猶以尸諫而引之。南子聞其車聲而識之。伯玉即如此長年。必不如此固位。竊意近關再出。

不知何人之事。而誤屬之伯玉。以是時伯玉未必從政也。左氏以九十餘歲老人尚見于策者一爲吳季子。一爲齊鮑文子。皆可疑。而伯玉尤甚。

於魯孟公綽

張孝廉曰。以公綽爲孔子所嚴事恐未然。又呂氏春秋當染篇云。孔子學于孟蘇夔靖叔。未詳其人。史何以不及。

數稱臧文仲柳下惠

案孔子屢貶文仲。何嘗稱之。不當與柳下惠並舉。

顏回者

案弟子先後之次。當依論語。或以齒爲序。如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是也。或以德爲序。如顏淵季路侍是也。史殊錯雜。與家語又不全。惟德行四賢無改耳。

少孔子三十歲　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

案史不書回死之年索隱及文選辨命論注引家語並作三十二則今家語作三十一誤也但回少孔子三十歲回死之時孔子年六十一二當魯哀五年而哀六年方有陳蔡之厄回何以死乎又孔子二十生伯魚三十一回生伯魚五十而卒則顏子亦當四十而論語言伯魚先顏淵死伯魚五十孔子年六十九是回先伯魚死矣王肅以論語為設事之詞甚謬朱子云以人情言之不應如此王本許愼說朱子本康成見曲禮疏四書釋地又續曰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下脫七字蓋生于魯昭公二十八年丁亥卒于哀公十二年戊午方合三十二歲之數是年伯魚亦卒在前此本薛應旂甲子會紀頗為明確列子力命篇壽四八可證俗本譌十八時孔子六十九歲有棺無槨之言政指見在事也而毛氏奇齡論

語稽求篇以家語作三十一回死爲是謂二字譌又以少三十歲是四十之誤謂回死與子路全時經史問答從其說竊所未安皇王大紀書回死于哀公十一年亦差一歲至若後書郎顗傳顏子十八天下歸仁淮南精神訓註顏回十八而卒疑亦四八之訛歐陽公刪正黃庭經序言顏子年不及三十均不足據御覽三百六十六引史髮盡白下有齒早落三字但後書順帝紀陽嘉元年注及鄧禹傳注俱引史文與今本全也

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

案弟子目錄云魯人此缺家語有之今家語作少五十歲乃傳刻之譌索隱所引家語可證

如有復我者

案此閔子辭費宰一時拒使者之言非實事也疑此句上脫

故曰二字

冉耕字伯牛

案石水碑作百牛牛古字通鄭云魯人此缺年無攷朱氏考云聖門志闕聖門志稱伯牛少孔子七歲不審何據

冉雍字仲弓

案鄭云魯人索隱引家語云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

此失書荀子非相注以子弓為仲弓

在邦無怨

史詮曰避諱邦當作國

冉求字子有

案鄭云稱人左傳一稱有子

季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　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

翟教授曰。問由求者孟武伯也。而由求兩傳皆誤作季康子。又孔子荅仲由可使治千乘之賦。冉求可爲宰事。各不仝。仲由傳依論語載之。而此乃曰求可使治賦。曰如求何也。

問同而答異

附案史詮云。宋本無此五字。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

附案論語一字季路。左傳一稱季子。

季康子問仲由仁乎

案孟武伯誤爲季康子。

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

案南子是夫人。非寵姬也。且稱妾爲姬。亦非當時語。

蕢聵乃與孔悝作亂

索隱曰。左傳蒯聵入孔悝家。悝母伯姬劫悝於厠。彊與之盟而立蒯聵。非悝本心自作亂也。

謂子路曰出公去矣

史詮曰。出公當作衛君。

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

翟教授曰。左傳哀十五年云。有使者出乃入。此言使者入不合。且門乃孔悝家之門。非城門也。

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

劉議孚逵曰。此語與傳異。子龍曰。季子救悝而來。豈應出此語。固知左氏爲當矣。

壺黶

案衛世家作盂黶。與左傳合。此作壺。人表作狐黶。御覽仇讎

部仝人表而戟部部作于字日部又作狐黯通志氏族略三作孟黶壺黯孟氏壺氏文選辨命論注作孟厭蓋丁乃孟之省壺狐古通孟壺音近遂通作狐孟則孟之譌通志不足信也

宰予字子我

案鄭云魯人年無攷論語孟子亦稱宰我

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

案史公斯語厚誣先賢孔穎達本之作檀弓疏云宰我請毀親一期終助陳恆之亂信如所言是孔子之門有叛臣何當日請討陳恆時不聞鳴鼓之攻而天下之通祀者猶容叛臣于其間哉且既附陳恆尙誰得而殺之也索隱曰左傳闞止字子我為陳恆所殺字與宰予相涉因誤兩蘇氏志林古史孔平仲談苑容齋續筆困學紀聞十一引楊龜山說孫奕示

兒編諸書俱依索隱。谷齋又謂孟子載三子論聖人賢于堯舜等語。是夫子沒後所談。宰我不死于田常可見。閻氏四書釋地又續謂妙得虛會。余攷韓子難言曰。宓子賤西門豹不鬬而死人手。末詳宰予不免於田常。皆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不幸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呂覽愼勢曰。諸御鞅諫簡公云。陳常與宰予甚相憎。臣恐其相攻。願君去一人。居無幾何。陳常果攻宰予于庭。淮南人閒說苑正諫並仝。呂覽。鹽鐵論殊路頌賢及說苑指武稱宰我將攻田常。簡公漏其謀。以柔弱見殺。故宓明集宗炳答何衡陽難釋白黑論云。由醢子族。賜滅其鬚。論衡龍虛云。子貢滅鬚爲婦人。人不知其狀。事末詳。御覽髭部是子羔事。則不得謂宰我不死于田常。而其死爲誅叛討賊。方惆宰我之忠而獲禍。陷胸決脰於凶殘之手。孔子何恥焉。況李斯上秦二世書。與諸

子所稱合史公明載斯傳宰我之不助亂明甚而此傳胡爲自相乖阻耶經史問答辨之曰宰我爲簡公死非爲陳恆死不過才未足以定亂耳其死較子路似反過之史記誤而索隱以爲闞止之譌則春秋仝時仝名之人往往有之晉有二士匄齊有二賈舉并仝姓矣何必舒州之難死者不可有二子我乎但當知宰我之所以死不必恥則不必諱若以賢于堯舜之語必在身後則是野人之言也陳闞不可竝而云與田常亂雖闞子我亦不受也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

附案索隱本引史本作沐疑古字借用經史及諸子中多作子贛左傳稱衛賜錢宮詹曰古人名字必相應說文贛賜也貢獻功也則端木子之字當爲子贛無疑

田常欲作亂於齊

案子貢說齊晉吳越一節。家語稱節越絕陳恆傳吳越春秋夫差內傳並載之昔賢驟辨其謬古史曰齊之伐魯本于悼公之怒季姬而非陳恆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吳齊之戰陳乞猶在而恆未任事所記皆非蓋戰國說客設爲子貢之辭以自託于孔氏而太史公信之耳通鑑外紀曰齊爲交兵數矣一不被伐安能存哉田氏弱齊一當吳兵安能亂哉吳不備越而亡勝齊安能破哉四卿擅權晉以衰弱修兵休卒安能彊哉越從吳伐齊滅吳乃強此安能霸哉十年之中爲齊晉未嘗有變吳越不爲是而存亡遷之言華而少實哉日知錄廿六日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當伐魯之年僅十三四歲耳此言稍未合以伐魯在哀八年則十二歲若在哀十一年則十五歲也而曰

請行。豈甘羅外黃舍人兒之比乎。方氏補正曰。春秋時郡小于縣。定二年傳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是也。此曰發九郡兵。則爲後人所設之詞明矣。余謂可駁者不止此。陳氏憚高國鮑晏。何以欲移兵伐魯。子貢使齊在哀十五年。魯與齊平之後。爲成叛故。何得強相牽引。伍子胥死于戰艾陵後。是時尚未賜屬鏤。何云子胥以諫死。越絕無此句。左傳吳獲國書等五人。何云獲七將軍。黃池之會。距戰艾陵二年。何言吳王不歸與以兵臨晉。會盟爭長。吳先于晉。何云晉敗吳師。會黃池歸與越平在哀十三年。越滅吳在哀廿二年。何云會黃池歸與越戰不勝見殺。越滅吳稱霸。在孔子卒後七年。何云子貢之出孔子使之。五國之事。會與子貢無干。何云子貢存魯亂齊破吳彊晉霸越。自哀八年齊伐魯至廿二年吳滅越。首尾十五

歲何云十年傾人之邦以存宗國何以爲孔子縱橫排闔不顧義理何以爲子貢家語增孔子語尤叢即其所言了無一實而津津道之子貢傳亦有句踐用子貢之謀率衆助吳等語范史荀或傳論云以衛賜之賢一說而斃兩國亦妄豈不誣哉墨子非儒下篇謂孔子怒晏子沮尼谿之封于景公適齊欲伐魯乃遣子貢之齊勸田常伐吳教高鮑毋得害田常之亂遂勸越伐吳三年之內齊吳破國其爲六國時之妄談可見孔鮒詰墨辨之矣或曰弟子傳皆短簡不繁獨子貢傳榛蕪不休疑是後人闌入非史本文也

子貢好廢舉

孫侍講曰子貢列言語之科故造爲歷說齊晉吳越事直似儀秦一流人又因論語有貨殖之言故謂其好廢舉轉貨并

列之貨殖傳云子贛廢著鬻財最爲饒益班漢仍史是以爲陶朱猗頓一流人子貢聞性道傳一貫與顏曾比奈何以此誣之史通雜說篇困學紀聞七竝糾之矣

常相衛

案此事無攷與稱孔子相魯仝蓋子貢仕于魯衛也

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

案偃說文作㫃㫃旗之游也觀其字子游則名當爲㫃今作偃者豈改篆爲隸時始因聲借用歟（家語作魯人隱門吳人是也）素檀弓稱叔氏四十五歲似當依家語作三十五爲是古人三四兩字皆積畫爲之最易譌誤

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

案鄭云溫國人家語云衛人溫元屬衛也從陳蔡時子夏年

十九卽能以文學著奇矣其後年百餘歲爲諸侯師弟子中之早著而最壽者惟卜子而已

子夏居西河教授

案後書徐防傳注引史云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與今本異索隱曰子夏文學著于四科序詩傳易又孔子以春秋屬商傳禮著在禮志此竝不論空記論語小事亦其疏也

其子死哭之失明

案哭子失明史仍檀弓之妄記說穀梁者遂謂子夏匿聖人之論故喪明見成五年疏夫卜子年百餘歲爲魏文侯師失明之人何以爲師乎故論衡禍虛云子夏喪明曾子責以罪孰考論之虛妄言也遜志齋集辨檀弓云孔子門人曾子最少曾子之父與師商友名而數之非曾子事傳之者過也其辭倨

而慢曾子之言愨而謹

顓孫師陳人

附案鄭注檀弓申祥云太史公傳子張姓顓孫今日申祥周秦之聲二者相近未聞孰是正義云謂今不知顓是不知申是也余攷此乃氏而非姓父氏顓孫子氏申父子別氏古人多有之不足爲異鄭云陽城人縣固屬陳左傳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子張蓋其後故呂氏春秋尊師篇又云子張魯之鄙家也

子張問干祿

附案趙太常佑詩細曰蓋問詩干祿之義見旱麓假樂問即是學

他日從在陳蔡閒因問行

案孔子厄陳蔡年六十三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則是時子

張才十五歲。恐未必從行也。又滹南集辯惑曰。子張問行。孔子語以忠信篤敬。此平居所講明。史謂因陳蔡之困而發。何所據耶。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

案戰國策載兩曾參事。西京雜記述之云。昔魯有兩曾參。南曾參殺人見捕。人以告北曾參母。則曾子爲北武城人歟。南武城爲魯邊邑。在今費縣西南。魯之北有東武城。故云北武城也。又白水碑子輿作子與。宋本家語亦作與。而曾子之名。論語稽引釋文云。所金反。一七南反。或輿或與。疑莫能定。然似當讀若駗。今多依說文讀若森。見森字注。蓋古通讀耳。孝經釋文作參所林反。與參字又音今義別。

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

案史公蓋以孝經爲孔子作。故漢藝文志云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公羊卷首疏引孝經說云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孝經序疏謂前賢以爲曾參集錄尋繹再三。將未爲得。引鉤命決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斯則孔子之志行。又引劉炫說。孔子自作孝經。假曾子之言以爲對揚之體。非曾子實有問也。鄭六藝論孔子作孝經以總會之所言皆與史不殊。而困學紀聞七載胡致堂晁氏馮氏說曰首章云仲尼居。則非孔子所著矣。當是曾子門弟子類而成書。疑成于子思之手。志在春秋二語亦見何休公羊序。

澹臺滅明　少孔子三十九歲

案家語云少四十九歲。與史異。

狀貌甚惡

附案家語子路初見與弟子解二篇本韓子顯學謂子羽有君子之容故索隱以爲史與家語相反余以晉侯世家論證之似史爲近

既已受業退而修行

案論語滅明未事孔子而已修行此非也

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案孔子斯言大戴禮五帝德韓子顯學論衡骨相皆有之史公取入晉侯世家論及此傳王肅取入家語子路初見及弟子解滹南集論語辨惑曰此好事者因論語而附會之耳夫子一時忿怒之辭非謂平居一信人言遂信其行也天下之人行不副言者多使隨聽而遽信之所失豈特宰予耶至于以貌取人雖愚夫知其不可而謂聖人爲之乎夫子好惡必

察毀譽必試賜之辨師之堂堂曾不足以欺之顏子之愚猶必退省其私何獨於宰予子羽而鹵莽如是孫侍御曰家語無吾字蓋泛論取人之道不在言貌史公增一吾字失之矣

宓不齊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

附案集解孔安國曰魯人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張揖云宓今伏羲氏也孟康漢書古文注亦云宓今伏而皇甫謐云伏羲或謂之宓羲諸經史緯候無宓羲之號宓字從虍音呼宓字從宀音緜下俱為必末世傳寫遂誤以虙為宓而帝王世紀因誤更立名耳孔子弟子虙子賤即虙羲之後俗字亦為宓或復加山今兖州永昌郡城東門有子賤碑漢世所立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知虙之與伏古來通字誤以為宓較可知矣據顏所辨則子賤之姓久誤為密故淮南泰族家語

弟子解並作虙字但攷史籍中伏字多有作宓者如漢書律歷志藝文志作宓戲百官表人表作宓羲揚雄傳作宓犧而藝文志宓子卽子賤師古皆音伏又韓子難言呂氏春秋具備察賢並作宓子賤蓋古借宓爲虙之省文不定是誤因宓本音密遂轉誤爲密（蜀志秦宓後書方術董扶傳作宓音密李密華陽國志作宓）今俗直讀子賤之姓作密音豈不謬乎（路史國名紀一云虙不齊傳誤作密黃帝後自有密）禮月令明堂位宓戲釋文曰宓音密路史後紀曰伏羲之後有宓氏通志氏族略曰伏亦作宓宓氏伏羲之後後轉爲密異文者其後之人以別族也皆非又攷戰國趙策馮忌稱服子淮南齊俗作宓子（道藏本是宓字俗本譌密）又知宓與服亦通益可證宓之當讀伏音也子賤淮南道應稱季子文選潘尼贈河陽詩稱虙生至其年數索隱引家語作少孔子四十九歲與史全

今所傳毛本家語無九字索隱引史作三十並誤又各本史記改索隱元文曰家語少孔子三十歲此云四十九不全妄也

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

附案此言與家語辨政無異說苑政理亦言之而索隱以爲與家語不全何也

原憲字子思

案檀弓稱仲憲論語稱原思家語云宋人鄭云魯人當以鄭爲信又家語云少孔子三十六歲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

案釋文引家語長字子張又引范甯云名芝字子長皇侃疏亦引范名芝索隱引家語名萇字子長又引范甯云字子芝之所說不全

今本家語仝史記。白水碑云字子之。關中金石記曰：以芝爲名非也，古芝與之仝字。又家語本論語孔注作魯人，未知孰是。年無攷。後書靈帝紀帝皇后紀宋帝父名萇而河閒王開傳作長。續志范陽國長鄉縣，魏志作萇鄉，蓋萇長古通。錢宮詹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卷二有魏敬史君碑陰題名，以長社爲萇社。

南宮括字子容

附案：論語作适，又稱南容。檀弓作南宮縚。家語作南宮韜，蓋南容有二名，括與适、縚與韜字之通也。自世本誤以南宮縚爲仲孫說于（閱）孔安國注論語、康成注禮記、陸德明釋文、小司馬索隱、朱子集註，茲因其誤。朱子本世族譜以敬叔爲懿子兄，亦非。毛氏四書賸言曰：昭十一年傳泉邱女先生懿子，後生敬叔，且嫡長以嗣爵冀。氏焉得更之，敬更氏南宮者也。且兄伯而弟叔，敬叔叔也。又集有答柴陛升書云：南宮敬叔不是懿子之兄也，說本魯語韋注。是朱氏彝尊經義考載明夏洪基孔門弟子傳略，辨南宮括縚字子容是一人，孟僖子之

子仲孫說閱（古通表廿五年六說詩作閱）南宮敬叔是一人確鑿可從（四書賸言[illegible]容居南宮亦非敬叔居南宮若容則祇是舊[illegible]南宮長萬類也又答柴書云南容乃是南宮适即南宮适不是仲孫說南宮敬叔）不然。天下豈有一人而數名者乎。朱氏又據漢書人表列南容于上下等。列南宮敬叔於中上。明其非一人。（師古以敬叔爲适誤）兼引宋馮繼先春秋名號歸一圖仲孫閱即南宮敬叔而不及括縚爲證。則未可混而爲一。且敬叔乃公族。與家語及王肅論語注稱容爲魯人者大別矣。其年無考。

集解孔安國曰容魯人。

公皙哀字季次

案索隱引家語作公晳剋。一本作克。而今家語作公析哀。蓋公晳氏也。古晳皙通。寫而析與晳通。左傳蛾析。鄧析。釋文作蛾晳。鹽鐵論疾貪作鄧晳。隸釋樊敏碑晳爲韓魏。俱可互證。

剋郎克字疑哀之譌文家語季次作季沉以游俠傳徵之則季沉誤已家語云齊人年無考

曾蔵字晳

案蔵郎點字家語云字子晳此脫子字白水碑作子晳蓋晳晳皆古省文通借但曾點之字當從析下白相承誤从日耳年無考

顏無繇字路

案家語少無字繇作由字之通也而索隱引家語字路與史仝今本皆作季路參峻壁白水碑並稱子路疑誤加之家語云少孔子六歲

商瞿魯人

附案楊愼丹鉛錄云世本石室圖作商瞿上宋景文公成都

先賢贊以爲蜀人路史及輿地紀瞿上城在雙流此說殊不足信今雙流縣東有商瞿祠墓疑出後人附會蓋孔門弟子無自蜀來者且其時蜀道亦未通師古儒林傳注云商瞿姓也誤以爲複姓

孔子傳易于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

案漢儒林傳瞿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莊一本作裝譌不但里居姓名不全傳授亦互異疑史公誤故陸氏釋文孔氏周易正義論竝從漢書爲說

何元朔中以治易爲漢中大夫

案史漢儒林傳皆作元光此朔字誤至漢傳作大中大夫則

誤增大字也。

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

案檀弓上疏引史作子皋。左哀十七稱季羔。檀弓兩稱子皋。一稱季子皋。論語釋文引家語作子高。今家語作子羔。啓峻壁作夫子高。夫乃季字之剝落也。蓋羔皋古通用。已見檀弓下疏。而皋與高又通。故禮運皋某復。家語問禮篇作高。左哀廿一魯人之皋。呂氏春秋知化注引作高。惠氏補注曰。高皋通。見釋名。古通以其義故檀弓稱高子皋家語以高與羔皋全皆通用遂為子高不可依據蓋字與氏不應全也。檀弓上下疏兩引史云鄭人。今本無。鄭云魏人。家語云齊人。高氏之別族。路史後紀四注云。高侯裔孫恭仲柴。未知恭仲所本。家語作少孔子四十歲。與史異。檀弓下注云或氏季恐非季亦其字也。

子羔長不盈五尺

案家語作六尺盈字失避諱。

爲代郈宰

案郈字衍。

漆彫開字子開

案漆雕氏之名字多有不全漢藝文志及人表作名啓家語作字子若白水碑作字子修藝文志考證云名啓字子開史避景帝諱也論語注以開爲名閻氏四書釋地三續亦云上開本啓字避景帝諱蓋自安國注論語開名流俗本家語開字子若者失之然則子若子修皆誤耳家語云少孔子十一歲鄭云魯人而家語謂蔡人宋楊簡先聖大訓以開爲憑尤非

公伯僚字子周

案僚論語作寮而索隱謂亦作遼古通用字見隸釋楊君石

門頸及楊統碑惟索隱引史作繚與今本異豈又以音仝借用歟其年無考然僚有愬子路一事先儒之依史者祇馬融一人其注論語云僚人弟子也朱氏攷力主其說謂未可以一眚掩生平而索隱引古史攷云非弟子之流後賢皆避之廣韻注亦但稱僚大夫不言是弟子困學紀聞七曰公伯寮非孔子弟子乃季氏之黨致堂胡氏之說當矣家語不列其名氏蓋自史記失之至明嘉靖時始罷其配食見明史禮志然則史公所見弟子籍詎有竄入耶朱氏考謂文翁圖有

司馬耕字子牛

案孔安國注論語云宋人輟耕錄載張孟兼弟子章句作司馬黎耕孔注作司馬犁蓋子牛有二名年無攷

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

案鄭云齊人家語云魯人未知孰是又家語作少孔子四十六歲恐誤索隱引史作字遲疑亦脫子字而白水碑分樊須樊遲為二人謂須字子遲遲字子幾單文孤證未知何據闕中金石記以為非是王孝廉曰以論語學稼章證之則作碑人者其誤顯然

有若少孔子十三歲

案家語云魯人字子有索隱曰家語少孔子三十三歲此傳四十二歲誤檀弓上疏二字乃三之訛而今史記作十三家語作三十六雖有舛誤何不全若是觀弟子欲立為師一事有若之年與孔子當不甚遠十三歲是

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

案史通鑒識云遷稱宣尼既殂門人推奉有若其言鄙甚又

暗惑云退老西河取疑夫子猶使投杖謝愆何肯公然自欺詐相承奉此兒童所爲得自委巷余謂弟子師有若尚或情事所有李維楨史通評曰尊弟子恭師之切故見其似者而悚然以恭如孔北海見虎賁中郎將便與蔡邕對面一般斯評頗近理然所謂似者非狀似也困學紀聞七曰此太史公采雜說之謬孟子有若似聖人朱子云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有若言似夫子之類豈貌之似哉容齋隨筆曰門人所傳者道也豈應以狀貌之似而師之乎日知錄十四曰孟子不曰有若似孔子而曰有若似聖人史乃云有若狀似孔子謬甚

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

案問雨具事此云弟子而家語作巫馬施論衡明雩作子路

皆因事屬無稽故言各不全耳

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案賢如有若必不僭居師座弟子亦必不因不答所問卽令避座古史日月宿畢而雨不應商瞿四十而生五子此卜祝之事鄙儒所以謂孔子聖人者戰國雜說類此多矣困學紀聞十一云宋景文公曰此鄉曲問野人語耳觀孟子書則始嘗謀之後弗克舉安有撤座之論容齋隨筆曰此兩事近于星歷卜祝之學何足以爲聖人而孔子言之有若不能知何所加損而弟子遽以是斥退之乎孟子稱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未嘗深詆也論語記有子之言爲第二章在曾子前檀弓載子游曰有子之言似夫子其爲門弟子所敬久矣太史公之書于是爲失

公西赤字子華

案鄭云魯人。

巫馬施字子旗

案家語作字子期。此作旗者，說文施旗也。故齊欒施字子旗。而期與旗古通，左昭十三年介尹子旗，楚語下作子期，定四傳子期，呂覽高義注作子旗，戰國秦策中期推琴，史魏世家作中旗，皆其證也。又鄭以施爲魯人，家語云陳人。

梁鱣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

案集解鱣一作鯉，魯峻壁白水碑作字子魚。又家語云少孔子三十九歲，均疑莫能定也。家語云齊人。元伊世珍瑯嬛記引賈子說林云，鱣母秦氏，大雨中見火光自天降，中躍一物，赤色形若鱣，飛入室中即不見，是夜生鱣，故名。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案索隱曰家語字柳禮記有顏柳或此人但攷毛本家語作顏辛字子柳宋本作辛宋史禮志亦作辛白水碑作幸疑幸字誤至宋潛說友咸淳臨安志作韋恐亦以形近致譌而唐志通典通考俱作顏柳蓋從檀弓人表誤以字為名也若白水碑云字子炉恐非字書無炉字又索隱引家語云少孔子三十六歲而今本家語與史全未知孰是鄭云魯人

冉孺字子魯

案集解云魯一作曾攷索隱引家語字子魯魯人作冉儒而今所見家語作孺字子魚唐志通考與宋詔並作儒白水碑作冉儒字子曾疑孺為儒之譌而魚與曾為魯之譌也

曹卹字子循

案史與家語不著曹子何地人朱氏弟子攷闕里文獻攷據

宋封上蔡侯定爲蔡人未知確否

伯虔字子析

案索隱引史作子折又曰家語作伯處字子晳正義引家語作子晳攷今家語伯虔字揩與索隱正義所說又別古史作子折白水碑作子哲余謂伯子貫名虔宜字子折析其變文也古木旁與手旁通用文選謝惠連西陵遇風詩今宿浙江湄注謂即浙江哲晳二字因與折全音通借白水碑書十哲爲十折十處與指乃譌耳朱氏考云史記家語不著何地人咸淳臨安志云魯人宋思陵贊曰有虔子析全魯之彥當必有所本紹興二十六年高宗御製七十二子贊幷書今石刻存

公孫龍字子石

案索隱曰家語或作寵又云礱案字子石則礱或非謬攷寵龍古通而各處無作礱者疑相承譌脫抑省文通借白水碑

作公孫龍石矣鄭云楚人家語作衛人唐宋封爵從鄭氏至索隱正義以趙人談堅白者當之則誤甚趙公孫龍在平原君門與子思元孫孔穿仝時安得以爲孔子弟子蓋自以公孫龍爲公孫龍致有李代桃僵之說耳

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顯有年名及受業聞見於書傳其四十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于左

案三十五人中無年者十二人不見書傳者五人而四十二人中有年及見書傳者若顔驕公良孺秦商申棖叔仲會五人史公疎也

冉季字子產

案索隱引家語云字產今本與史仝唐志作冉季產闕里文獻考云或作子達鄭云魯人

公祖句茲字子之

案家語無句字白水碑作公祖句字茲之朱氏考及闕里考俱云魯人

秦祖字子南

案索隱本無子字鄭云秦人

漆雕哆字子斂

案唐志作漆雕斂魯峻壁作求子斂洪氏曰求字是漆字之省文鄭云魯人

顏高字子驕

案顏子之名字索隱引家語名産通典字子精孔子世家漢書人表及今家語竝作顏刻包咸論語注及莊子秋水釋文竝作剋論語釋文又云或作亥蓋剋刻古通亥即刻字脫其

半名産字子精或顏名字有二亦未可知而此所書名高似誤左傳定八年陽州之役有顏高弓六鈞傳觀之顏氏家訓誡兵云春秋之世顏高顏鳴顏羽之徒皆一鬭夫耳顏氏為魯望族不應仝族仝名一時有二高自史誤以刻為高王厚齋遂謂陽州之顏高即弟子顏驕故困學紀聞六云古者文武仝方冉有用矛樊遲為右有若與微虎之宵攻則顏高以挽強名無足怪此說殊謬家語謂少孔子五十歲是生于定九年其非定八年斃陽州之顏高明甚而經史問答六謂陽州是別一顏高亦非也又史正義云孔子在衞南子招夫子為次乘顏高為御蓋本于家語而改刻為高耳然家語少五十歲之言亦不可信孔子過匡在定十四年倘少五十其時纔六齡安能為師御車乎又攷孔子世家顏刻為御在過匡

時若爲南子次乘則未嘗及刻王肅妄以刻之爲御過匡攈合於在衞爲次乘之僕張守節誤據之

漆雕徒父

案索隱引家語字固今家語名從字子文白水碑作漆雕期宋高宗贊作字子期闕里考云或字子有或作子友未審孰是蓋魯人也

壤駟赤字子徒

案索隱本無子字而引家語作子徒則今家語作穰(與壤仝)駟赤字子從者誤也鄭云秦人廣韻壤駟複姓

商澤

案索隱本作石高澤引家語字子季集解引家語作子季而各處無作石高澤者今家語作字子秀莫定孰是朱氏考云魯

人。

石作蜀字子明

案石作複姓。見廣韻及通志氏族略。闕里考謂古本家語作石之蜀非也。索隱本無子字。又云家語全。而今本並作子明。今家語爲石
有未詳何地人。

任不齊字選

案家語作子選。鄭云楚人。

公良孺字子正

案索隱云。家語作良儒。鄒誕本作公襄儒。蓋孺乃儒之譌。公襄爲公良之譌。公良複姓。今家語與史全。鄭云陳人。

后處字子里

案索隱本及家語無子字。今家語作石處。朱氏考以石爲誤。

鄭云齊人。宋本家語及張孟蕙作里之

秦冉字開

案通考眞宗詔作秦冉。白水碑作秦寮。疑莫能定。又通典作子開。未詳何地人。

公夏首字乘

案索隱謂家語仝而今家語作公夏守字子乘。疑首字誤。乃唐宋志並作首。通典作守。通考於唐之封作守。宋之封作首。豈古以音仝借用耶。鄭云魯人。

奚容箴字子晳

案索隱謂家語仝。今家語作奚箴字子楷。攷奚容葴姓。今家語脫容字。箴乃葴之譌。即點字。宋史咸淳詔作奚容點是已而所以譌爲箴者。因葴通作蹴。音藏遂省借用之。說文言古人

名點字晳可疑古史亦云字晳楷字之誤猶伯子折之譌揩也奚容箴與曾子父仝名字正義云衛人闕里考云魯人

公堅定字子中

案索隱引史記家語作公肩定字中通典引史亦作肩與今本別蓋堅字誤已今家語作公賓字子仲通志作公齊定並誤公肩複姓也鄭云魯人集解或曰晉人闕里考或曰衛人余謂禮記曾有公肩假鄭注是

顏祖字襄

案家語作顏相字子襄未知孰是正義曰魯人

鄡單字子家

案徐廣曰一云鄵單蓋鄵字誤以邑爲氏疑是晉人家語所謂縣亶字子象者縣爲鄡之譌即鄵字單亶古通索隱引家語作縣豐

廣韻注作懸亶父並非而家乃象之譌。爵峻壁作子象也。困學紀聞七謂唐宋封爵皆不及。因疑檀弓之縣子爲亶。大謬。縣子自名瑣。豈可混而一之。唐贈單父伯。宋贈聊城侯。何云未及。緣不知鄡單之即縣亶故耳。何孟春遂欲請贈縣亶爵號列諸從祀。說在餘冬敘錄。而朱氏考依廣韻注以縣亶父次爲孔子門人。皆未細覈也。

句井疆

案句子之名。廣韻通志無井字。闕里考謂字子界。或云闕里舊志字子野。山東志字子孟。恐皆不可信。鄭云衛人。

罕父黑字子索

案索隱引家語作罕父黑字索。而今家語作宰父黑字子索。罕乃宰之譌。廣韻父字注作宰父也。明瞿九思孔廟禮樂考

曰宰父出爵郡爲複姓。通志萬姓譜皆無宰父氏。古人多以官爲氏。宰父即宰氏右宰氏之類。史記誤。

秦商字子丕

案商即左傳秦堇父之子丕茲也。釋文云一本作泰不茲。泰秦字相似而譌。丕與不仝。索隱引家語作丕慈。正義引作丕茲。而今家語作不慈。古亦通用。春秋傳四年五年公孫茲。廿三年宋公茲父。公羊俱作慈可證。史記誤倒其文而譌茲爲子耳。鄭云楚人。家語云魯人。言魯者是。又家語云少孔子四歲。朱氏考曰。高郵夏氏弟子記略及闕里廣志皆云商少孔子四十歲。然秦子父堇父偪陽之役。與叔梁紇俱以力聞。宜與孔子生年相近。今據家語舊聞暨史記索隱蘇氏古史正之。

申黨字周

棠申子之名。史作黨。索隱本作堂。引家語作縔。而今家語作續。論語釋文邢疏引史作棠。引鄭康成注及家語作續。困學紀聞七引家語作續。朱氏考引禮殿圖作儻。與黨仝。而實卽論語之申棖也。攷古庚陽合韻。棖從長得聲。故棖棠堂三字通用。詩鄭風俟我乎堂箋云。堂當爲棖。棖續王政碑申棠之欲。文選魏都賦注黨或作棖與棠字形亦近。左定五傳堂谿氏。吳越春秋二劉晝新論慎言篇注並作棠。昭二十傳棠君尚。廣韻注引風俗通作堂。他若史漢表陳嬰封堂邑侯。列女傳作棠。漢書王子表堂鄉侯恢乃郡國志卽墨之棠鄉。後書鄧晨小子棠。水經泗水注作堂。隸釋魯峻碑棠棠忠惠。洪氏云。堂作棠。他碑亦有之。隸辨云嚴訢碑棠棠谷貌。均足爲驗。而黨儻兩字乃傳寫之譌。困學

紀圖以續爲傳寫誤蓋申子有棖續二名。續通作績。左昭元年遠績禹功。文選三國名臣序及五等論注俱引作遠續。穀梁成五傳伯尊無績。釋文本或作續。晉書天文志馬續作馬績。隸釋李翕郙閣頌以厥績爲厥續。可以取證。而繚續兩字亦傳寫誤耳。盧學士文弨論語釋文攷證云。說文以賡爲古文續字。是續卽賡。與棖聲相近。此又一說。亦通。又論語釋文邢疏及索隱皆引家語字周。則今家語作子周。是妄增爲雙字。白水碑咸淳臨安志作子續。則因名續而誤也。自申子名字相傳參錯。白水碑唐宋封爵遂列申棠申棖爲二人。何異白水碑之分樊遲樊須琴牢琴張。唐追封亦二琴並列也。而朱氏主二人之說。以爲有舉莫廢。不知鄭注以申棖爲申續。必非無據。是以陸德明王應麟以及何孟春夏洪基皆從之。尚何疑哉。閻氏尚書疏證八曰。程篁墩名敏政。明宏治初元上疏議孔子廟廷祀典。以申

棖卽申黨宜存棖去黨以合論語護伯玉改祀于鄉最爲論之持平無庸更議嘉靖九年始除祀論語注包曰魯人

顏之僕字叔

案家語及白水碑作子叔鄭云魯人

榮旂字子祺

案索隱本直作榮子祺引家語云榮祈字子顏今家語作榮祈字子祺蓋旂爲祈之誤而祺之爲顏或亦傳寫譌耳闕里考引家語作榮祈古史作榮析通典通考作子期眞宗詔作榮期唐志作榮子旗並誤朱氏考云魯人

縣成字子祺

案通志氏族略三引風俗通作縣成父索隱引家語作子謀今家語作子横魯峻壁作子期白水碑作子旗似謀字是也

鄡云魯人

左人郢字行

案索隱謂家語與史仝則今家語作左郢字子行誤也廣韻注通志言左人複姓出魯郡故鄡云魯人魯峻壁作左子行誤

燕伋字思

案索隱本作字思謂家語仝而今家語字子思蓋思爲誤寫此又缺子字也白水碑是子思闕里考曰魯人

鄭國字子徒

案索隱引家語云字徒則今本作子從誤猶壤駟子徒之譌子從也當作子徒非單字惟家語以鄭國爲薛邦索隱云作國者避高祖諱薛鄭字誤夫改邦作國禮所宜然而鄭薛二姓莫知

譙誤索隱殊欠分明以白水碑及古史證之似薛爲誤白水碑作鄭虎從又末識何據而瞿九思曰史易邦爲國又以薛國音近不便讀復展轉更易遂至移邦字右旁于姓而易薛爲鄭則又似鄭爲誤俟考至朱氏依張孟兼章句以爲兩人恐難信朱云魯人

秦非字子之

案鄭云魯人

施之常字子恆

案恆何以不諱唐志通典無之字白水碑作施常思豈又單字思乎朱氏考云魯人

顏噲字子聲

案白水碑作會鄭云魯人

步叔乘字子車

案白水碑作款乘字子季未知何據但諸書並從史作步叔氏誤也廣韻注作少叔氏有太叔仲叔卽有少叔朱氏辨之矣鄭云齊人

原亢籍

案文當云字籍史脫之索隱引家語與史全而今家語作原抗字子籍朱氏考引家語作伉正義亢又作宂仁勇反並誤也原子必原思之族當是魯人

樂欬字子聲

案索隱云家語全而通典作樂顏朱氏疑卽左傳定十二年之樂頎豈三名皆誤歟再考正義曰魯人

廉絜字庸

案索隱本作子庸。今家語作子曹譌也。鄭云衛人。

叔仲會字子期

案白水碑稱款仲會與少叔乘之稱款乘仝。不得其解。魯峻壁作字子其。古通用隸續武梁畫象以樊於期爲於其可證。鄭云晉人。家語爲人。據其孺子時執筆侍孔子。則魯人爲信也。又索隱引家語云少孔子五十四歲。而今本作少四十。未知孰是。

顏何字冉

案顏氏家訓誡兵篇稱仲尼門徒七十二。顏氏居八。蓋據史傳言之也。此外有顏濁鄒顏涿聚又有顏子思則不止八顏矣索隱謂史記與家語皆七十七人。而今家語止七十六。細校少顏何一人。然索隱于顏何下引家語云字稱。方悟是今本之缺。而又以知顏何字

稱不字冉史記傳寫脫其半白水碑亦誤作冉也鄭云魯人

狄黑字哲

案家語字哲之衞人白水碑狄作炉（音義未詳）宋史志咸淳詔黑作墨不但其字之單雙不全即姓名亦異疑莫能明也

邽巽字子斂

案索隱本作邦巽又云家語巽作選字子斂文翁圖作國選蓋避漢諱改劉氏作邽巽音圭所見各異因考今家語與今史傳全白水碑作邽巽字子欽通典通考宋史志並作邽巽疑欽爲斂之譌選爲巽之譌邦及國爲邽之譌蓋巽與斂字義協也後人傳寫以邽與邦字相近而易邽爲邦又或取邦與國義相當而轉邦爲國均未可知索隱不足全信瞿九思反欲更邽巽爲邦選未免一孔之見鄭云魯人

孔忠

案索隱引家語云忠字子蔑孔子兄之子也古史作孔弗通

考作孔忠並誤

公西輿如字子上

案索隱謂史與家語仝而今家語作公西與白水碑仝唐志通典作輿如通考作舉如古史作公西輿當以輿如爲定古輿與二字每以形近而誤如汝南縣平輿與王莽傳謁平與左傳襄二十年正輿子十年伯輿三十一展輿與釋文又作與成十一伯與昭十四庚與與釋文亦作輿也朱氏考云齊人闕里考云魯人以公西華證之則魯人是曾子之字亦不仝

公西蔵字子上

案蔵乃箴之譌宋史志咸淳詔作點也索隱通考誤作箴毛

本家語誤作減。唐志誤作藏。家語字子尚與上仝。詩上愼旃哉可證。鄭云魯人。

鈞之未覩厥容貌　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

滹南集辨惑曰。論人者亦據其行事而已。豈必容貌之覩。且遷所引雜說鄙事。有不足信矣。又豈皆論語之所載也。

史記志疑卷二十八終

史記志疑卷二十九　　梁玉繩

商君列傳第八

事魏相公叔座

附案索隱座音在戈反。魏策及呂氏春秋長見作痤。蓋古通用。春秋襄廿六年宋世子痤。穀梁作座。魏策魏世家范痤。漢書人表作座。六國表赧王三年楚景座。韓世家徐廣作痤。隸釋孟郁修堯廟碑跋云广之類多從疒也。

爲中庶子

案國策及呂子長見篇皆云御庶子。

吾說公以帝道　吾說公以王道

滹南集辨惑曰。皇降而帝。帝降而王。名號之異耳。堯舜揖讓。湯武征誅。世變之殊耳。若夫其道則未嘗不一。而商鞅乃謂

初以帝道再以王道。魏徵亦云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鄭厚又云王道備而帝德銷皆淺陋之見也。

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

附案索隱本引商君書謂非作負敖作驚。各本史記中索隱作皆非。而今本商子作必見非於世因見毀於民與索隱所引不全攷後漢書馮衍傳引此文云有高人之行。負非于世。有獨見之慮。見贅于人。李賢注曰語見史記商君傳贅猶惡也。史記贅作疑。又與今本史記不全。新序善謀作見贅。

以衛鞅爲左庶長

案紀以鞅爲左庶長在變法後。當孝公五年。此在變法前。則是孝公三年矣。恐非。

各以率受上爵

附案史詮曰湖本率律作卒誤

將兵圍魏安邑降之

案安邑字誤當作固陽說在秦紀

作爲築冀闕宮庭於咸陽

董份曰既云作爲又云築何也恐有衍字王孝廉曰疑是築

冀闕作爲宮庭於咸陽

天子致胙於孝公

案紀表胙當作伯

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

案魏惠王獻河西在後說在始皇紀論中

商君相秦十年

案十年誤鞅以孝公元年入秦三年變法五年爲左庶長十

年爲大良造廿二年封商君廿四年孝公卒鞅死則十年以何者爲始索隱引秦策作十八年亦不合今本國策脫十字疑當作二十年自爲左庶長數之也

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

案孟子曰百里奚虞人非荆人正義謂宛人亦非

自粥於秦客

案自粥之妄已說在秦紀

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

案奚之爲相未知的在秦穆何年然以伐鄭楚三置晉君言之則首尾已二十年何云六七年也救謂救晉

持矛而操闟戟者

附案徐廣云一作鈠屈盧之勁矛干將之雄戟與文選吳都

賦注引史仝。蓋異本也。

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

附案呂氏春秋無義篇云。秦惠王疑公孫鞅。欲加罪。鞅以其私屬與母歸魏。襄庛不受。襄庛今本作疵。古广广多通。竹書顯王廿五年有襄庛。疑即此人。竹書一本作庛。一本作疵。恐皆譌。別有說在十二侯表莊王八年及建元侯表順梁侯下。曰以君之反公子卬也。注惠王殺鞅車裂之。何得以其私屬與母歸魏而不見受乎。公子卬家何不取而殺之。推此言之。復歸魏妄矣。孫侍御曰。合呂子史記觀之。蓋實有走魏事。呂氏去商君時尤近。似非妄也。

蘇秦列傳第九

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

案國策此語在說秦王之後。史置于說秦王前。誤也。

求說周顯王

索周室微弱，何可爲藉，策亦無秦說周事，恐妄。

西有漢中南有巴蜀

案國策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此殆非也，而是時諸郡未屬秦，不知蘇子何以稱焉。

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

案公子成封安平君，明載趙世家，成竝不封奉陽，奉陽君是李兌，李兌之前，趙先有奉陽君，失其姓名，國策吳注辨之頗詳，自史公誤以成爲奉陽君，則成遂事惠文，蘇秦當肅侯之世，安得言奉陽君捐館舍乎，且蘇秦死，張儀說武靈王，武靈亦云先王之時奉陽君敵欺先王，又安得言奉陽君死蘇秦乃說肅侯乎，古史從其說之不通，故敘蘇秦說趙一節，削去捐館

之語大事記從之而不知奉陽之非公子成也李兌亦非李于肅侯時其所謂奉陽君吳注以爲別一人甚確號令人異非可強合六國時封號多重如蘇秦封武安君後又有李牧是其類也荀子臣道篇注引後語國策辨公子成非奉陽君較古史爲有識而不知蘇秦所值者別一奉陽君耳

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

案國策作車七百乘支粟二年而二字譌索隱引作十年

請別白黑

案趙策曰請屏左右白言

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弒而爭也

吳師道曰此非所以言湯武蓋游士之辭

據衛取淇卷

秦策無卷字疑衍。

趙地方二千餘里

秦策作三千里。

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

路史後紀十一注曰。堯發于諸侯。而蘇秦云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禹無百人之聚。淮南子云。堯無百夫之郭。舜無植錐之地。（淮南氾論百夫作百戶。植作置。）禹無十人之衆。作文者之常蔽。吳注趙策曰。此說士無據之詞。且舜本帝後。有國于虞。其側微特在下爾。禹乃崇伯鯀子。亦有國土者。枚乘書舜無立錐之地。禹無十戶之聚。李善注引韓子皆此類。（見韓子安危篇）

湯武之士不過三千

案下文武王卒三千人竝非說在周紀

前有樓闕軒轅

日知錄廿七日當作軒縣周禮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注謂闕其南面

魏塞其道趙涉河博關

案國策云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此有脫誤

齊涉淸河

案策作渤海

取魏之雕陰

案秦魏雕陰之戰在蘇子約從後五年當秦惠王之八年此敘于約從前甚誤

於是說韓宣惠王

案惠字衍說見表此此篇韓策置于昭侯時是也鮑注云合在昭侯二十五年宣之元年從巳解矣

合膊

附案此韓寶劍名策作合伯故徐云一作伯索隱引春秋後語作合相疑相乃柏之譌柏伯古通

寧爲雞口無爲牛後

附案顏氏家訓書證謂當作雞尸牛從引延篤國策注云尸雞中主從牛子索隱及宋羅願爾雅翼釋獵沈括筆談竝言之然非也餘冬敘錄云口後韻叶如寧爲秋霜毋爲檻羊之類古語自如此

新都

案魏策無此二字是也

周書曰緜緜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

附案此見周書和寤解武王之言也而姜子守土賈子審微說苑敬愼家語觀周皆與策史小異是爲金人之銘路史後紀據金匱謂黃帝所作也

郇陽

索隱曰當是新陽聲近字變耳汝南有新陽徐云順陽蓋疎

患至其後憂之

案策作而後是

擬於王者

附案索隱本作疑

秦兵不敢窺函谷關十五年

案蘇子初說燕從約至齊魏伐趙而從約解首尾止三年耳

安得十五年不窺函谷哉。通鑑考異及古史謂說客浮語誇大蘇秦而云爾。張儀范雎傳亦有此語。並妄也。秦策蘇子言齊宣王攻函谷。秦十年遠迸。又言秦昭王解兵不出二十九年不相攻。其妄政類。

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

案伯夷餓死辨在夷傳。

說湣王厚葬以明孝

案張儀傳說楚王曰。蘇秦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下市。游說之言雖未可盡信。然徐廣謂蘇秦爲齊客卿。在燕易王之十年時。而儀傳云居二年秦死。則其死在易王末年。當齊宣王廿二年。周顯王四十八年。張儀子周慎靚王四年說楚。有持蘇秦之陰謀不可成語。則知秦死久矣。而大事記反据此以爲秦死于慎靚四年。亦非。蓋誤後四年也。安得

有說湣王厚葬之事乎

蘇秦且死

案秦死齊宣王時史誤減宣十年以加湣王故以爲死湣王時爾攷策有云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史公取入燕世家此秦不死湣王時之的據而加減宣湣年數之誤亦因可證矣

蘇秦之弟曰代代弟蘇厲

案史論言兄弟三人蓋稱其顯名者耳索隱引譙周及典略以爲兄弟五人更有蘇辟蘇鵠秦最少據秦策蘇秦有嫂而呼爲季子上文一則曰兄弟嫂妹一則曰昆弟妻嫂似秦居第四乃燕策及史又以代厲爲秦弟何也

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

案此誤仍燕策以爲代說子噲耳代爲燕間齊以報讎非子噲時明甚且其言曰齊舉五千乘之大宋包十二諸侯又曰彼德燕而輕亡宋夫齊之滅宋在齊湣廿八年當燕昭廿六年而包十二諸侯卽田完世家所書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者則代之說燕更在齊滅宋之後尚安得子噲耶正義及國策吳注俱言策史今誤大事記云策載蘇代說燕誤以爲噲使噲能有志如是豈至覆國論其世攷其事皆說燕昭之辭也

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

案此齊與燕戰事無攷鮑注策云史竝不書

燕乃使一子質於齊

案燕策作燕王之弟質齊疑此誤也蓋代之說燕必燕昭時

事。此質子應是王噲之子昭王之弟。

而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

案燕策此另一事。故曰初蘇秦弟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史誤連接爲一。遂若厲所因之質子。卽代所說之質子矣。

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

案上文說魏事在齊滅宋後。故曰請以宋封涇陽君。而此復言宋急何也。書中所言。是齊滅宋後勸燕尊齊擯秦而說秦以伐齊。非將伐宋時事。策史俱誤矣。且上文齊說魏出蘇代蘇代之宋在王噲策。而此齊伐宋一章在昭王策。時既不合。文亦各篇。史乃因策連接其下。尤爲失之。吳師道云。代爲燕間齊勸之伐宋見于策者可考。史在田完世家。是宋未滅時。代已至燕豈至此時尚爲宋而爲之說燕哉。

夫破宋 句 殘楚淮北 句 肥大齊

附案史詮曰湖本句讀非也

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

索隱曰女戟在太行山之西韓氏韓國宜陽也魏地不至太原亦無別名太原者蓋太行字原當爲京京及卷皆屬滎陽

正義曰劉伯莊云太原當爲太行

我下軹道

附案索隱曰軹是河內縣道亦衍字徐廣引霸陵軹道亭非魏之境蓋涉趙太常云道字不必衍當屬南陽封冀爲句余攷竹書顯王十一年魏取枳道則河內枳亦稱枳道也

致蘭石

燕策吳注曰據文石上恐有離字

至公子延

索隱曰至當爲質

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

附案譙石陽馬趙之地名策作離石馬陵疑誤

高商之戰

集解曰此戰事不見

張儀列傳第十

張儀既相秦

案儀爲相在惠王十年是時初用于秦非相也此誤

苴蜀相攻擊

案伐蜀在惠王後九年此誤在前十年之前又索隱言巴誤作苴非

塞斜谷之口

附案索隱本作什谷，是。湖本譌斜谷。策作轘轅緱氏之口，語雖不全，其地相近。一在河南鞏縣，一在緱氏縣東南轘轅關也。通鑑地理通釋曰：郡國志鞏縣有鄩谷水，徐廣云什一作鄩，成皋鞏縣有鄩口，鄩什聲近，故其名異。水經注謂之洛汭，郡縣志謂之洛口。新序善謀亦作什谷。

貶蜀王更號爲侯

案此語本國策，攷紀表及華陽志皆云王死蜀滅，無貶號之事，當是因封公子通爲蜀侯而誤。

使公子華

案六國表華作桑，說在表。

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

案紀表及魏世家是年入上郡于秦無少梁二字魏之少梁已于秦孝公八年取之矣此時尚安得少梁乎與表言秦惠八年魏入少梁全誤

更名少梁曰夏陽

案秦紀更名在惠王十一年此在十年非

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

案紀表及魏與田完世家齧桑之會在取陝之明年此云後二年誤又但舉齊楚而不及魏說在紀中

而魏襄王卒哀王立

案襄當作惠哀當作襄已說見表下哀王仝

齊又來敗魏於觀津

案當作觀澤說在表

先敗韓申差軍

案但言申差而不言太子奐又不及鯁說在秦紀

從鄭至梁二百餘里

案策作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此有脫誤通鑑地理通釋曰九域志鄭州至東京一百四十里陳州至東京二百四十五里

守亭鄣者不下十萬

案策云守亭鄣者參列粟糧漕庾不下十萬此亦脫缺

據卷衍酸棗

附案國策衍下有燕正義亦有故云燕滑州胙城縣蓋傳寫失之

借宋之符北罵齊王

案此語可疑。旣齊何必用符。而楚自有符。亦何必借宋符乎。

秦齊共攻楚

附案此仍秦策。各處不言齊共攻也。大事記曰。蓋齊怨楚而助秦耳。

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

案藍田之戰。各處皆無割城事。恐非實。

秦要楚欲得黔中地

案楚世家屈原傳言分漢中。說在世家。

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

案索隱言不字當作必是也。策作秦王欲出之。正義解爲秦王不欲出張儀使楚非。

以美人聘楚

案策云秦王有愛女而美欲內之楚王

楚王重地尊秦

案此乃靳尚對鄭袖語不應稱楚王下文張儀說懷王述漢中之戰亦曰楚王大怒蓋史公仍國策未及改之吳師道謂後人追書非徐孚遠曰當言大王言楚王誤

聞蘇秦死

案此時爲懷王十八年秦之死已十年矣豈儀至是始聞之乎矣也四字宜衍

則從境以東

案策作竟陵此誤

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

徐孚遠曰懷王時吳屬楚久矣安得與吳人五戰此言誤

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

案斯語最不足信。下說趙王語仝妄。辨在蘇秦傳。此獨言不攻齊趙。策作諸侯。亦不盡然。吳師道曰。前二年五年六年皆有攻趙之事。而攻齊則無之。若云不攻齊。則猶可通也。

戰於藍田

案國策田下有又郤二字。此缺。

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

案秦傳爲燕敝齊之計。覺于死後。而秦爲人所刺。設計得賊。豈因謀齊事覺而車裂乎。吳師道謂儀借事爲說破從親也。

下說趙仝。

地不過九百里

案蘇秦傳曰。韓地方九百餘里。策作千里。而此云不過九百

策作不滿九百史仍游士之言故不全也

踦閒三尋

案策作二尋

今秦之與齊也

鄧以讚曰秦策作趙是

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

案上文有齊與晉三戰而晉三勝事史無所見吳師道以爲取譬之說或當然也而此兩戰史亦不書史仍國策疑有譌但趙卻秦番吾實有其事在王遷四年豈作策者誤以後事爲前事歟

今秦楚嫁女娶婦

案秦迎楚婦時。儀死五年矣。亦在後。

韓獻宜陽

案韓策亦有効宜陽語。其實秦取宜陽之時。儀死四年矣。

趙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

案國策鮑注云。據此則說趙當在齊前。但余攷後文說燕亦有斯語。而朝澠池時。無割河間事。且澠池之會。儀死三十年矣。蓋史載儀說列國皆本于策。多不可信。經史問答云。秦所取六國之地。韓魏最先。次之者楚。其後及趙。然所取必其為秦之界上。今策言張儀一出。趙以河間為獻。燕以常山之尾五城為獻。齊以魚鹽之地三百里為獻。此傳皆有見後非不識地理之言乎。河間常山。秦亦何從得而有之。況齊人海右魚鹽之地乎。以秦之察。豈受此愚。又累言文信侯欲取趙河間以廣

其封.文信封河南.當在韓周之交.何從得通道于河間.吾不知作策者何以東西南北之不諳.而為此謬語也.

包兩周遷九鼎

案此不過大言之爾.收取兩周非惠王.遷鼎亦無其事.

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

案此事策史皆不書.

獻恆山之尾五城

案恆字何以不諱.

張儀相魏一歲

案儀特自秦入魏耳.未必復相魏也.蓋因楚昭魚有恐儀相魏之語而誤.見魏世家.至魏策載儀走魏.魏王因張丑之言不內.與史駁.疑非此時事.

而使陳軫使於秦

案史與魏策各異史公或別有所本此言軫爲楚使秦策言爲秦使齊疑是策誤此言田需約楚策言李從此言楚王怒田需不聽約故云犀首行燕趙齊三國相事策言楚亦以事因犀首故云四國屬事其餘字句亦多不全未知孰實

韓魏相攻朞年不解

案秦策是齊楚相伐因楚先絕齊故齊伐之也而此作韓魏誤吳氏注曰秦惠十三年韓舉趙護與魏戰敗績去楚絕齊時遠甚他不見韓魏相攻事

王聞夫越人莊舃乎

案此篇與策亦異

卞莊子

附案此與論語合但秦策作管莊子豈莊子爲卞邑大夫而其姓爲管乎索隱本作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疑因所見本異而謬爲之說也

館豎子止之

案策作管與

因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張儀去

大事記曰衍稱衍相魏儀去則不然以儀傳攷之儀暫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王卒復說其嗣君久之始去魏相秦耳

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

案儀復相秦在惠文後八年而此篇下文有其後五國伐秦語當作六國說在秦紀伐秦在惠文後七年儀尚在魏則犀首見義渠時儀未復相也此誤

大敗秦人李伯之下

附案索隱本人作入。謂義渠破秦而收軍入于李伯之下。恐非國策伯作帛古通。

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

案繼張儀而爲秦相者。樗里疾甘茂薛文樓緩魏冉。不聞公孫衍相秦之事。攷國策秦王愛公孫衍欲以爲相。甘茂入賀。王怒其泄而逐之。蓋因此誤傳。至所謂相五國者。卽陳軫傳相三國事而夸大也。

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

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使將而伐曲沃

案秦紀屢稱庶長疾。似未嘗爲右更。八年當作二十四年。乃後元十一年。此誤也。而曲沃亦焦之誤。說在表。

莊豹

案一作趙莊說在秦紀

智伯之伐仇猶遺之廣車

案西周策云遺之大鐘載以廣車此有脫誤韓子說林呂覽權勳皆載其事也策作厹由呂作夙夙當作繇高誘注或作仇首蓋猶省作貪訛爲首也韓作仇由漢志臨淮有厹由縣御覽三百四引呂作仇繇說文繫傳口部引呂又作厹猶

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

案因蔡伐楚戰國時之說也辨見管仲傳

昭王元年樗里子將伐蒲

案此篇見衛策索隱引紀年云樗里疾圍蒲不克而秦惠王薨以爲事與此合殊妄或謂惠王是武王之誤則事又在武

四年。非昭元年矣。
今伐蒲入於魏衞必折而從之
索策作蒲入於魏衞必折於魏。與此仝一費解。疑有脫誤。索
隱引策云。今蒲入於秦。衞必折而入於魏。吳注亦言一本作
蒲入於秦。當是。
故胡衍受金於蒲
案樗里子亦得三百金而歸。見國策。史略不言樗里。
事下蔡史舉先生
案後文亦稱下蔡。但索隱曰。國策韓子皆云上蔡也。
蜀侯煇相壯反
案紀表蜀相陳壯殺蜀侯通。在秦惠更元十四年。蜀侯惲反。
在秦昭六年。安得合爲一事。此煇字誤。依本紀當作通。

始張儀西幷巴蜀之地

案儀傳不書儀幷蜀。秦紀稱司馬錯滅蜀。而此言儀者。攷水經注三十三云。惠王使儀錯等滅蜀。華陽國志云。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于秦。惠文王使儀錯伐蜀滅之。是二人全往也。然則此傳失書錯。紀失書儀。李斯傳亦但言儀。

公孫奭

案秦策作公孫衍。

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

附案徐廣謂侈一作馮。田完世家韓馮。徐亦云是公仲侈。卽國策韓之公仲朋也。紀年又稱韓明。馮朋音近。侈明朋字近。人表又譌公中用。

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

案秦紀趙世家言秦武王之卒與此異說在紀中

不如公孫奭

附案國策作郝又作赫又作𦟥疑以音形相近而譌大事記謂本一人記其名者不全耳

輒伐魏蒲阪亡去

案蒲阪乃皮氏之誤徐廣已言之矣

及至鬼谷　則罝之鬼谷

案秦策上作谿谷下則槐谷吳注云史谿谷槐谷竝作鬼谷故前則徐注在陽城後則劉伯莊云在關內雲陽皆不明姚引後語注槐里之谷今京兆始平之地作鬼谷大非宋姚宏注國策

楚王問於范蜎曰

附案徐廣作蝢索隱引策作蝝今楚策作環皆以音形相近

而異田完世家孟荀傳有瑕淵漢書人表藝文志竝作蜎也

且王前嘗用召滑於越而內行章義之難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而郡江東

附案內行章義之難徐廣曰一云內句章句昧之難與策合言納召滑于句章之地楚雖有唐昧之難而能得越地以滑亂之也索隱依文釋之非召滑說在始皇紀厲門徐作瀨湖亦全策吳注曰地未詳

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向壽者可

案向壽策作公孫郝然秦紀不書郝爲相也

秦歸燕太子趙攻燕燕得上谷三十城

案此仍秦策然妄也燕太子丹自秦逃歸非秦歸之秦連歲攻趙救亡不暇安能攻燕始皇十九年趙滅後代王與燕合

兵革上谷是時爲始皇二十五年何云得上谷三十城策作三十六縣皆非事實

秦乃封甘羅以爲上卿

附案甘羅十二爲丞相此世俗妄談乃儀禮喪服傳疏已有甘羅十二相秦之語豈非誤讀國策史記乎李匡乂資暇錄宋黃朝英靖康緗素雜記並辨相秦之謬而不言及賈疏獨野客叢書曾及之困學紀聞六引李邕爲李思訓碑云羅子賛爲甘生相秦唐杜牧樊川集偶題云甘羅昔作秦丞相皆不攷之故也然其誤實不始于賈氏北齊書彭城王浟傳甘羅幼爲秦相未聞能書則知誤已久矣

穰侯列傳第十二

武王母號曰惠文后先武王死

案秦紀昭王二年庶長壯與大臣諸侯公子爲逆皆誅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即下文季君之亂也。此言先武王死誤。

乃使仇液之秦

附案仇液姓名史策不全。說在趙世家。

昭王十四年魏冉舉白起

案起于十三年已爲左庶長將兵攻韓新城。則非十四年始舉之也。

又取楚之宛葉

案紀表韓世家皆不言葉。

復相冉乃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

案紀冉始相已封穰再相益封陶是也。此言復相乃封穰與益陶全時誤矣。穰爲韓地。昭王六年取之。陶爲宋地。取陶歲

月無攷。國策多舛。不足據信。

穰侯封四歲爲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

案四歲當是三歲之誤。若是四歲則爲昭王十九年。何以下又云昭王十九年乎。魏納河東在秦昭十七年魏昭六年乃穰侯封陶之二歲也。取六十一城在秦昭十八年。元屬兩事。不得并爲一。案穰侯攻魏紀表不書。而取城固是白起與穰侯無涉。或因其爲相以功歸之歟。至謂穰侯拔河內尤誤。攷表秦昭二十一年魏納安邑及河內。當魏昭十年。但此後二十餘年信陵君謂魏安釐王曰。秦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見魏世家則彼時河內猶屬魏。而表言納河內。殊爲虛語。秦紀云攻河內魏獻安邑。不云并獻河內。元未嘗誤。夫言秦昭二十一

年有河內者尚非事實而况曰秦昭十八年穰侯拔之乎蓋與春申君傳言舉河內全誤矣或問始皇紀六年書衛保魏河內時爲魏景湣二年猶未失河內何歟曰秦取河內定當昭王四十四五六年閒而非全得河內之地也知者信陵之語在秦拔魏鄴邱後（拔鄴邱在秦昭四十一年）且極諫安釐不可與秦伐韓而秦連歲攻韓在昭王四十四五六年其取河內總不出此三年中故白起傳言秦趙長平之役秦王自之河內而戰長平即昭王四十七年事時河內已半屬于秦而未全得其地是以秦莊襄王二年拔波始皇五年拔山陽七年攻汲皆河內縣地凡此竝魏之河內也當始皇六年衞僅守野王片土魏只據大梁以東數十里更安得全有河內而保之耶

兕二歲復相秦

案二當作四說在秦紀
走芒卯入北宅
案是年乃破暴鳶走開封耳此誤
梁大夫須賈說穰侯
案賈之說當在秦昭三十四年破芒卯後此誤在三十二年
昔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
案一拔一歸皆妄說在表集解索隱以爲卽南梁之役非也
戰南梁乃趙魏伐韓非魏伐趙
齊人攻衞拔故國殺子良
案國策衞皆作燕子良作子之未知孰是索隱以魏策爲非
何所見乎
戰勝暴子割八縣

案秦拔魏二縣魏與秦溫共三縣耳八縣誤說在秦紀下文仝又國策暴作睪非注云地缺尤非

守梁七仞之城

附案策作十仞此譌也下仝

乃罷梁圍

案梁圍之罷因獻南陽何曾是須賈說穰侯而罷乎鮑彪魏策注辨之曰以秦爲天幸而欲其無行危也秦豈信之哉秦行是何危之有且其爲魏過深適足以疑秦豈沮于是哉梁圍之解將別有故非賈力也

走魏將暴鳶得魏三縣

案魏將乃韓將之誤又事在秦昭三十二年此誤敘于三十三年說見紀

復攻趙韓魏

案是時秦救韓而伐趙魏。何云攻韓。當衍韓字。

斬首十萬

案當作十五萬。脫五字。說在紀。

欲伐齊取剛壽

案事在昭王三十七年。此誤敘于三十六年。亦說見紀。

秦復收陶爲郡

案秦無陶郡。當作縣。或郡下有縣字。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白起者郿人也。

案趙策有公孫起。吳注云卽白起。豈秦之公族歟。

是歲穰侯相秦

案是歲承上秦昭十三年也而紀表竝在十五年此誤

拔五城

案此所拔之五城不知是魏是韓說在秦紀

明年白起爲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後五年白起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

案上明年是昭王十五年下明年是十六年但起無拔魏之事取魏城六十一在昭王十八年與司馬錯拔垣河雍仝時而攻趙在二十七年攻楚在二十八年拔趙是二城拔楚是三城則此言拔魏誤一言取六十一城在十五年誤二言拔垣在十六年誤三以錯之取垣爲起共之誤四言拔垣而不及河雍誤五以左更錯爲客卿誤六以攻趙爲攻垣後五年

誤七以攻楚爲攻趙後七年誤八書拔光狼而不書代誤九改拔鄢鄧西陵三城作鄢鄧五城誤十宜書曰明年白起爲大良造攻魏垣拔之後三年起攻魏取城大小六十一左更錯攻垣城河雍拔之後九年白起攻趙拔代光狼城明年白起攻楚拔鄢鄧西陵三城其餘說見紀表

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

案是役也穰侯白起胡陽仝帥師不當專言起華陽乃韓地不可言魏蓋破魏于華陽耳秦攻趙魏以救韓與韓何干不得言三晉將其誤皆辨在紀中

白起攻韓陘城拔五城

案五城二字誤當作拔之說在紀

秦攻韓緱氏藺

徐廣曰屬潁川索隱曰今其地闕正義曰檢諸地記潁川無蕳括地志云洛州嵩縣本夏之綸國在緱氏東南六十里地理志綸氏屬潁川郡案旣攻緱氏二邑合相近恐綸蕳聲相似字隨音而轉作蕳

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秦分軍爲二

案秦紀云分軍爲三此只言王齕司馬梗二軍者不數武安君先歸之一軍也十月兩字衍說在紀

閼與上

案鮑吳秦策注云此當作郢即韓桓惠王九年秦拔陘事

南地入韓魏

案韓字誤秦策作楚是

其九月

秦紀是十月。

賜之劍自裁

案國策甘羅述武安君之死也。曰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與此不仝。上文言出咸陽西門十里。

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

案紀是十二月。此誤。

李信攻平與

附案與乃輿之譌。平輿汝南縣名。

蒙恬攻寢

案此前後三稱蒙恬。攷六國表及蒙恬傳。是時恬未爲將。當是蒙武之誤。御覽百五十九引史云。蒙恬伐楚寢邱。

信又攻鄢郢破之

案七字衍大事記曰鄢郢白起取以置南郡是時不屬楚久矣傳之誤也

秦王怛

附案班馬字類作怚音粗各本譌怛

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

案始皇二十一年王翦會謝病歸老二十八年瑯邪頌列名有王賁王離而無王翦則已前死矣何待二世時乎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孟軻鄒人也

案史不書孟子之字趙岐題辭曰字則未聞攷漢藝文志師古注引聖證論云字子車王氏藝文志考證困學紀聞入引傅子云字子輿文選劉峻辨命論子輿困臧倉之訴注亦引

傅子云鄒之君子孟子輿唐虞世南北堂書鈔引孟軻傅荀子非十二子篇楊注竝云字子輿孔叢子雜訓云孟子車注一作子居據此則魏晉以來始傅孟子之字故正義著之雖未詳其所得要非無據可補史遺王氏疑爲傅會非也古車輿通用如秦三良子車氏史記秦紀趙世家扁鵲傳竝作子輿可驗惟居字恐以音仝而譌顏師古急就篇注孟子字子居廣韻去聲軻字注云孟子居貧轗軻故名軻字子居疑非御覽三百六十三引聖證論曰子思書及孔叢子有孟子居則是軻也少居坎軻故名軻字子居與師古所引異

受業子思之門人

附案孟子題辭曰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漢藝文志云子思弟子孔叢雜訓云孟子車請見子思甚悅其志又牧民居衞篇有問答語風俗通窮通篇云軻受業于子思而史稱受業子

思門人索隱引王劭謂人字衍蓋以史爲誤也然攷伯魚先夫子歿五載子思當不甚幼子思八十二卒非六十二姑以夫子歿時年十歲計之則卒于威烈王十八年而赧王元年齊伐燕孟子猶及見之其去子思之卒九十五年孟子壽百餘歲方與子思相接恐孟子未必如是長年則安得登子思之門而親爲授受哉且孟子自云私淑諸人更是確證史似得其實

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

案孟子游歷史言先齊後梁趙岐孟子注風俗通窮通篇並今古史從之然年數不合說在六國表當從通鑑始游梁繼仕齊爲是通鑑蓋據列女傳母儀篇也孫奕示兒編曰七篇之書以梁惠王冠首以齊宣王之問繼其後則先後有序可

見矣故列傳爲難信。朱子序說兩存之。

楚魏用吳起

案起用于魏文侯楚悼王之世。不得言在孟子時。

序詩書

附案孟子無序詩書之事。然七篇中言書凡二十九。援詩凡三十五。故稱序詩書。趙岐亦曰孟子言五經尤長于詩書。

作孟子七篇

附案漢志云十一篇。蓋并數外書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正四篇。此稱七篇者。豈以四篇不與內書相似而删之乎。趙岐題辭亦謂孟子著書七篇。以四篇爲後世依託。但漢志兵書家又有孟子一篇。則共十二篇矣。至題辭疏引唐林愼思續孟子書及韓愈答張籍書謂七篇非軻自著。乃弟子所記。困學

紀聞八云序說引史記以爲孟子之書自作韓子曰軻之書非自著謂史記近是而滕文公首章道性善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辭又決汝漢注曰記者之誤吳伯豐以問朱文公文公答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閻氏尚書疏證四補遺曰孟子七篇手所親著所見諸侯王若梁襄滕文爲平不皆前死盡繫以謚者爲後人塡補春秋絕筆獲麟哀公見存焉得有謚亦必後人欲與襄昭定一例改繫以謚也余謂孟子書當是門弟子隨時記錄孟子晚年手自改定之耳

大竝世盛衰

附參索隱以大體解之非方氏補正曰大當作及傳寫誤也

伯夷餓不食周粟

案有說在伯夷傳。

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居邠

案索隱云。孟子是對滕文公語。今與孟子不全。困學紀聞十一引葛氏曰。於孟子無所見。但有對滕文公之語。史詮曰。梁惠王當作滕文公趙當作齊。蓋茲以史爲誤也。攷新論隨時篇云。昔秦攻梁。惠王謂孟軻曰。先生不遠千里辱幸敝邑今秦攻梁先生何以禦乎。孟軻對曰。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玉帛不可。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今王奚不去梁乎。惠王不悅。似孟子實有此對。但非梁謀攻趙耳然恐不可爲據。

伊尹負鼎

案負鼎說在殷紀。

終身不仕

案淳于髡豈終身不仕者。此言失實。

故愼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

案漢志愼子四十二篇。蜎子十三篇。與此異。

荀卿趙人

案不書荀卿名亦疏。

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

案此言荀卿五十游齊。至襄王時爲老師。不言游齊在何時。攷風俗通窮通篇云。齊威宣之時。孫卿有秀才。年十五始來游學。至襄王時孫卿最爲老師。據此則威王末年至襄王初年。計六十一年。荀子七十六歲。而襄王初年。國亂未定。恐不暇修列大夫之缺。則荀子三爲祭酒時八十餘矣。若五十游

齊當襄王之世荀子百二十餘歲尚復適楚適趙何其壽考乎疑五十字誤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引劉向荀子序亦作十五

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

案楚策韓詩外傳四劉向荀子序風俗通窮通篇竝言春申君因客之說使人謝荀卿遂去之趙爲上卿春申君又因客之說使人請于趙荀卿謝之以書後不得已復爲蘭陵令史不書其之趙甚疏至所謂春申死而荀卿廢者指復爲蘭陵令時也經史問答未檢及此因疑荀子辭春申而去及春申死荀子以廿棨之舊復游蘭陵而卒未免臆說

序列著數萬言而卒

案荀子三十二篇漢志謂三十三也云數萬言欠晰

劇子之言

附案劉向序作處子徐廣引應劭今索隱言姓劇以趙有劇孟劇辛爲證攷漢志處子九篇師古引史云趙有處子後書酷吏李章傳北海太守處興注引風俗通云趙有辨士處子故有處姓疑劇字傳寫之譌趙自別有劇氏也

楚有尸子

案集解云尸佼晉人後漢呂強傳注今當是也此作楚人漢志作魯人蓋因其逃亡在蜀而魯後屬楚故耳

阿之吁子焉

附案劉向序及索隱引向別錄並作芋子漢志云芋子名嬰齊人師古誤以爲芊故音弭正義糾之矣

自如孟子至丁吁子

案傳中自如二字兩見說在田完世家

蓋墨翟

王孝廉曰蓋字疑或上有脫文或是若字之誤

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案此謂墨翟也墨子書開卷便言吳起之裂親士篇宋康染于唐鞅佃不禮所染篇又與告子論仁義公孟篇則非並孔子時審矣索隱引別錄據文子子夏弟子問墨子謂在七十子後漢書藝文志後書張衡傳並云在孔子後非春秋時所可疑者墨子公輸篇載公輸攻宋墨翟設守事與戰國宋策列子說符呂子愼大覽類合而檀弓言公輸般請以機封季康子之母康子於哀公三年見傳至宋偃即位已有六十餘年般何若是

之壽乎。

史記志疑卷二十九終